

●专家观点

对手的麻烦,就是你的牌

# 你愿和世界第二经济实体打经济牌吗?

本报记者 龚海

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一直没有平息过。4月6日,西沙旅游航线试航,随后引起越南外交部的抗议;4月10日,12艘中国渔船在黄岩岛泻湖内作业时,被一艘菲律宾军舰干扰,菲军舰一度企图抓扣被其堵在泻湖内的中国渔民,遭到“中国海监84”和“中国海监75”船的阻止,激起中菲黄岩岛对峙至今。

目前,南海四大群岛中,西沙、中沙群岛被中国实际控制,东沙群岛由中国台湾控制,而南沙群岛情况复杂得多:越南非法占据了南沙西部海域,菲律宾非法占据了南沙东北部海域,马来西亚非法占据南沙西南部海域,印尼、文莱也非法占有不少南沙岛礁,南海争端在南沙群岛中尤为突出。

中国一贯主张“九段线”内的主权,在“亚洲外岛海域矿产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把目光投向南海前,南海一直风平浪静,中国渔民也能安全地在南海捕鱼,并不存在南海问题。随着1968年该委员会在南海海域发现了大量油气资源,南海诸国开始蚕食南中国海,一发不可收拾。

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海周边国家纷纷在南海主张沿岸国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提出主权要求,并开发南海油气资源。尽管中国对此一直抗议,但“九段线”逐渐名存实亡。

长期以来,在“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下,中国出于维护地区稳定和邻国关系的考虑,妥协和忍让多于斗争,并期望通过经济合作缓解紧张局势。这种忍让往往被这些国家解读为软弱,以至于在南海形成了“我方搁置开发,他方竞相开发”的被动局面。

最近中国“一反常态”,多年来不受鼓励的民间西沙旅游重新启动,并有了实质性进展。在黄岩岛对峙上,有评论人士称,中国如此坚定的维权行动,甚至让菲方都始料不及。



其实,能用战术手段解决战略问题,那才是大本事。比如说这些挑衅我们的国家,它的软肋是什么?它最担心什么?它真的不怕打?把这些都弄明白了,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怎么做得漂亮。

——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乔良少将

黄岩岛的中国节奏:  
继续对峙且不失控  
菲将束手无策

从黄岩岛对峙以来,解决问题的时间一直留在中国这边,中国掌控着对峙的节奏。

在黄岩岛事发时,菲律宾军舰“德尔毕拉尔”号企图抓扣被其堵在黄岩岛泻湖内的中国渔民,遭到闻讯赶来的“中国海监84”和“中国海监75”船的阻止。随后,菲方改派一艘海岸警卫队船接替军舰“德尔毕拉尔”号在黄岩岛与中国海监船和渔政船对峙。

在外界看来,看似菲律宾在黄岩岛对峙中占据上风,但对峙的节奏其实由中国掌控。菲方轮番换船,并一再强调不希望看到冲突发生,连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都出来说话,称不愿意放手,这就使菲律宾丧失了回旋的余地。中国则一再低调,只是主张自己的主权立场。

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王海运少将分析,紧中有松其实是中国的战略性考量,在立威的同时可以避免事态升级扩大,给菲律宾提供中国以大欺小的口实,否则很可能引发南海问题国际化。

回身乏术之时,菲律宾想寻求东盟各国的回应,但应者寥寥。而美国这次的中立态度则让菲感到非常失望。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出访美国,在五角大楼与美方探讨了包括中菲黄岩岛事件在内的一系列议题。

此前,著名军事专家尹卓少将就认为,在黄岩岛对峙事件上,美国希望其保持一个高温胶着的状态,以此为契机重返亚洲事务。

有美国在背后撑腰,这似乎给了菲律宾莫大的底气,但王海运认为,菲律宾还是犯了错误,在外交上绑定美国是菲律宾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在黄岩岛事件上,中菲博弈到现在,比拼的就是双方的外交和政治智慧。有军事专家撰文评论,中国外交部门一再坚持拥有主权,但又呼吁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向外界展示了“有理、有节”的形象。如果中菲继续对峙且不失控,中国渔船安全自由捕鱼,菲律宾各类船舶无法作业,菲律宾对此将束手无策。

菲律宾的战略试探:  
中国“和平崛起”时  
还会挂免战牌吗?

实际上,中国长期在南海问题上奉行“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乔良少将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提倡“搁置争议”就是想回避“主权在我”这个问题,但现在搁置不了了,别人把属于你的利益全拿走了。这种情况下,要么把东西夺回来,要么通过谈判,相互让利,不让利也不可能。他觉得这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邓小平的思路没有错,主权归中国没有什么好争的,但中国可以让利,许诺共同开发,这就是中国的底线。

不过,“共同开发”一直进展不大,长期关注南海问题的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研韬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南海资源你不开采,而其他国家都在开采,你想和平,但别人不和平。”

一年前乔良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南海问题复杂,中国不宜动硬。但不宜动硬不等于坐视利益流失,不动硬也可以想办法,毕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个底线。

菲律宾在黄岩岛的挑衅,在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罗援看来,实际上包含了多个“战略试探”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看中国如今的“和平崛起”是否还等同于挂免战牌,一味保守,完全放弃用非和平手段解决争端。

罗援认为,如果忍无可忍,最后只能拔刀亮剑,因为向中国民众表示出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是绝对不动摇的。不过,只要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就要给和平一个机会。

毕研韬分析称,菲律宾肯定赌定了中国在今年这个时候在南海上不会有大的动作,还会像以往一样选择隐忍,但这次中国就向周边国家表明了,克制并不是可以受欺负。

在接触了许多去南沙捕鱼的海南渔民后,毕研韬发现,民间情绪很激烈,对于在自己领海上捕鱼却多番受到别国的骚扰,渔民很愤慨,这种民间情绪的蔓延似乎也阻止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继续像以往一样“韬光养晦”。

新的游戏规则:  
出经济牌  
换海权

乔良觉得,以前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并不软,虽然有些地方不尽如人意,但也是正常的,如今世界的游戏规则变了,虽然中国随着发展变强大了,但硬实力不再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唯一指标。

乔良指出,中国现在更要学会使用各种巧劲,这就要寻找从经济、政治等其它领域出牌。他觉得在南海问题上最根本的就是逼美国让利,这需要中国不再一味见招拆招,而是要主动向美国出牌。

乔良说,美国也有麻烦需要中国帮忙的时候,这时中国就可以拿海权问题和他换牌。道理很简单,对手在什么地方有麻烦,什么地方就是你的牌。他的麻烦就是你的牌,你的麻烦也是他的牌,解决麻烦的办法就是互相换牌。

中国经济的崛起引人注目,有能力在亚太区域问题上出经济牌为自己主张权益。乔良说,在现实利益前,中国应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能量,让周边国家看到有利可图而放弃与中国作对,一旦作对,就让他失去从中国获利的机会,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也会让美国投鼠忌器。

罗援在评论黄岩岛事件时,也觉得要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对东盟各国加以区别。在经济上,则要让菲律宾知道,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闹翻,将会失大于得,政治与经济是不会完全分开的。

5月2日,国家质检总局下发关于加强进口菲律宾水果检验检疫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对进口菲律宾水果检验检疫风险进行评估,加大开箱和抽查比例,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一律做退运或者销毁处理。

中国也是菲律宾香蕉的主要进口国之一,中菲局势紧张让菲律宾当地一度担心会影响到其庞大的香蕉产业。

另有菲律宾消息称,有菲国国会议员鼓动对中国经济制裁,包括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审查,但想把抵御国内通胀的中国廉价商品挤出菲国市场已不可能。

在对南海主权问题的多年纷争中,西沙工委这个管理着2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的行政机构,一直维持着县级编制构架。西沙工委多年来的“低调”,也与我国政府此前在南海问题上的调子一致。

## 西沙工委 20年来原地踏步

本报记者 龚海

海口市泰华路9号,一幢不起眼的白色小楼,这就是西沙工委海口办公区所在地。

4月26日,西沙工委办事处主任向艳国对任何有关西沙的话题,即便是“椰香公主”号的试航都觉得敏感,不愿发表任何意见看法。

西沙工委是目前负责行使我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域主权与管辖权的行政机构。公开资料显示,1959年3月,国务院批准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在永兴岛上成立,自此中国政府行政机构开

始驻岛行使主权,组织开发建设,加强对西、南、中沙群岛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行政管理。

1969年3月,西沙工委办事处更名为“广东省西、南、中沙群岛革命委员会”;1981年10月又恢复为“广东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作为广东省政府派出的相当于县级的办事机构,后来划归海南管辖,1988年正式更名为“海南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办事处”。

目前,西沙群岛常住人口3500人,流动人口25000人,主要居

住在永兴岛、石岛、金银岛、深航岛、中建岛和东岛上。南沙群岛海域面积8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五个广东省那么大。整个南海诸岛岛屿面积13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

驻岛干部一直实行轮换,三四个半月或半年,永兴岛上的干部职工就回到陆上,另一批人则上岛顶班,开始孤寂的海岛生活。

西沙工委这个机构的存在无疑意味着一种主权宣誓,但特殊的是,西沙工委只是县级单位,而不是一级地方政府,就像街道办事处

是一种派出机构,它是海南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西沙工委下辖多个村委会,但没有海上执法力量,其存在意义并不在于实际的行政管理,而是表明中国对“九段线”以内南海的主权立场。

曾为永兴岛场站站长的战心喜记得,早几年盛传着永兴岛边防派出所要对永兴岛上常住渔民编发有岛上住址的身份证,但无果而终。

2009年3月1日,西沙工委办事处成立50周年的日子。为了不引起可能发生的外交矛盾,西沙工委没有搞相关庆典活动,很低调地处理

了这个事情。

最近一次有关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建制的热议发生在2007年,当时有媒体报道称,国务院已批准海南省政府的提议,设立县级市三沙市,取代海南省西南中沙群岛工委办事处来管理这三个群岛,距西沙群岛最近的文昌市将承担三沙市的补给工作。

这一说法随后遭到西沙工委方面的否认,但知情人士称,其实这一建议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来了,20年过去了,西沙工委始终没有升格到市级。



永兴岛北京路上的西沙工委办公楼。(资料片)